

娛樂乎？愚樂也

日前去一省會城市出差，當地朋友安排看一場High的演出，就是那種讓你把手板敲碎不用賠，把喉嚨喊破沒人管的超級娛樂夜場。整場三小時無間斷的狂歡，聲、光、電美輪美奐，唱、念、做、打異彩紛呈，有歌舞小品，有魔術雜技，有插科打諢，當然也少不了二人轉。節目的總體風格可以用娛樂、驚險、刺激、搞笑幾個詞來形容。

但其中有些節目還是讓我樂不起來。比如，有位南方笑星說他有個邇邇的二大爺，天天撿小攤上剩的爛菜葉子吃，有一天，他遇到這個二大爺，見他牙齒上沾了一片爛菜葉子，就跟他講了，這二大爺費了很大勁，用黑指甲摳出這片爛菜葉，您猜怎麼著？放進嘴裡，慢慢嚼著嚥下去了！眾人猛擊手板，我卻噁心想吐。還有一對二人轉演員，是年輕的夫妻，一張嘴就震驚全場。女的說：「我現在是你媳婦，今天晚上和你爸睡一覺，明天你就得管我叫媽了！」過一會兒，男演員戴上一頂綠帽子，女的問：「這帽子是從哪裡整的？」男的說：「這不是我的，是在後台從主持人那裡借的。」觀眾笑聲未落，男演員接著說：「也不是主持人的，他是從你爸手裡借的」，觀眾狂笑不止。類似的段子還有很多，恕我不能一一列舉。

還有一些節目，如對傳統戲劇《劉美案》進行了現代演繹，秦香蓮唱起了流行歌曲，公主像一個富婆一樣談起了「包養」，總之，為了搞笑，無所不用其極。主持人也說了，誰走進劇場也不是來開會的，盡可以放下一切束縛，想笑就笑，想鬧就鬧。

娛樂就是娛樂，誰也不可能板著面孔娛樂，這一點我想不會有什麼疑義。可是娛樂到底有沒有底線？娛樂是否等同於搞笑？該怎樣搞笑？難道可以拿自己的父母搞笑？難道可以搞笑到荒誕的地步？

於是想起我們的電視節目。環顧國內大大小小的電視台，娛樂搞笑類節目越來越多了，這是一件好事，說明人們物質富足

了，有放鬆歡笑的自由了；說明人們再也不用板著面孔，像學文件一樣地看電視了。可是這些娛樂節目的負面效應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。

在我這個局外人看來，這類節目的負面效應至少有三：一是對人們信仰和價值觀的解構。據說外國人在劇場裡可以像瘋子一樣地狂歡，可是一旦走出劇場，他們立刻變成遵紀守法的好公民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們有深厚的宗教土壤和完備的法律體系。我們呢？信仰的生態非常脆弱，很多人無所畏懼，娛樂節目對誠實、忠孝的調侃，對人格、尊嚴的踐踏，對物質、金錢的崇拜，直接影響到他們在現實生活中貪圖享受，迷戀金錢，甚至為了這些，鋌而走險，走上違法犯罪之路。當然，這些社會現象的產生與學校教育和社會大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，但娛樂搞笑類節目對傳統價值觀的解構同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。

二是娛樂過後，人們的精神世界愈趨空虛。古人講寓教於樂，那樣的樂，比如相聲，比如輕鬆劇，人們在歡樂過後，總能獲得或多或少的教益。相反，本著「娛樂至死」宗旨打造出來的娛樂，純粹是為了消磨時光，為了打發無聊，為了搞笑，人們樂也樂了，可是樂過之後，沒有任何值得回味的東西，剩下的還是空虛、無聊。

三是無厘頭的娛樂、八卦式的娛樂帶給人們的祇有愚樂而已，也就是說，它不會讓人變得輕鬆快活，變得聰明伶俐，而祇會變得更加愚蠢可笑，更加尖酸刻薄。看到一個帖子，說有家網站竟然賣起了放屁墊，宣傳稱：「坐上去就放屁，想整蠱你的老闆或是辦公室死敵，就買一個回去玩玩吧。如果剛坐上去沒有聲音也別著急，等他扭動幾下後會連放好幾聲，絕對轟動四座。」據稱浙江的一家淘寶店，最近一個月已經賣出1200個放屁墊。有位買家玩了之後作出評價：「這個放屁墊很有意思，搞笑得一塌糊塗！」這樣的娛樂，我看祇配稱愚樂。

娛樂無罪，歡笑有理。可是我們要的是有尊嚴的笑、體面的笑、發自內心的笑，不要優笑、胳膊出來的笑、空洞的笑。「今天你笑了嗎」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笑是真、善、美的充盈，而不是愚樂的結果。



澳門培正中學的行政樓毗鄰盧廉若花園

澳門培正中學

昔日的澳門華人領袖的盧九和盧廉若父子，曾花了二十年時間，建造一座遼闊的私家古典園林，名為「娛園」（今稱盧廉若花園），於一九二五年建成。花園具有蘇州園林佈局，亭台樓閣，池塘橋榭，園中亦有西式建築。隨著盧氏家道

衰落，週邊許多地方陸續出售，其後整座花園由何賢為首的合益公司購入，並將北面的土地租予澳門培正辦學，一九五二年何賢更資助該校買了這幅土地作為永久校址。

培正始創於廣州，由當地浸信會數名教友在一八八九年設立，是

中國第一所由華人基督徒開辦之新式學校。一九三三年，該校在香港開設分校。一九三八年廣州淪陷，廣州培正全體師生遷校至澳門繼續辦學，初名「私立廣州培正中學校」，一九五〇年易名「澳門培正中學」，今已發展為一所包括幼稚園、小學及中學的學校，學生人數超過三千人。走進校園，可見新舊校舍交錯而立，最古老的是盧九花園昔日的一座府第。它建於二十世紀初，樓高兩層，以新古典主義風格設計，但左右並不對稱，現用作澳門培正中學的行政樓（稱為A樓）。

分佈行政樓四週的校舍，於學校不同的週年紀念日建成。C座在七十五週年開幕，D座在八十五週年，E座在九十五週年，B座（第二代）在一百一十五週年，而最新的H座則於一百二十週年開幕，足見培正歷史悠久。

年後，有的一貧如洗，有的愁容滿面。他們的雙手攥不住不義之財。誰的手都攥不住不義之財。

再說騙子的第二項快樂——蒙人於鼓裡的快樂。這也算不上樂。為什麼？有樂不知，謂不樂。有苦不知，謂不苦。騙子的優勝正在覺不出（或不去覺）被騙的苦，因而不苦。常言道，搶銀行最大的苦惱是自己有錢卻不敢對別人說。富豪最大的樂趣是能讓別人知道自己是富豪，搶銀行的劫匪一輩子也享受不到這種開朗的快樂。騙子的鬱悶跟劫匪的鬱悶差不多，騙了別人無處顯擺，沒意思。

跟騙子比，傻子更長久、更放鬆、更健康。騙，基本是智力範疇的活計。人這輩子過得好不好，除了智力，還有方方面面的因素發生作用。所有的欺騙都將在時間面前敗下陣來，計謀跟潮流相比，連一片樹葉都算不上。傻子固然沒什麼智慧，但老天爺常在關鍵時刻指點他走哪條路，一輩子有這麼幾次指點就夠用了。

傻子和騙子

功都是吃虧吃出來的成功。劉翔肯定比他同齡人多吃了百般之苦才有今天的成績。

那些在生活中津津樂道於佔便宜的人，如果雇調查公司給他做一個跟蹤調查，這個人肯定失多於得。大便宜與他擦肩而過，手裡祇剩點小便宜。愛佔便宜的人喜歡尋找他認為傻的人，別人不傻顯不出他好。這就是傻子與騙子之間的共生關係。

可是，騙子雖然覺得把傻子蒙在了鼓裡，卻不知，常常是傻子把便宜讓給了騙子。不是他騙得好，是別人不計較。騙子得了便宜卻失了信譽。為了應付信譽壞賬，騙子還得練習厚臉皮，不得不接受別人的負面評價，哪佔到什麼便宜？

騙子佔不到大便宜。健康、寧靜的心境、好聲望都不是騙來的。騙子也是人，他會為謊言而受到內心折磨。騙子一般都沒學過易經上的道理，易經認為福禍相倚，天下沒有白佔的便宜，也沒有白吃的虧。我見過的騙子在騙了十幾

義利之辨

孟子跑去見魏國的國君。國君問：「叟，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」孟子回答說：「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義而已矣。王曰『何以利吾國』，大夫曰『何以利吾家』，士、庶人曰『何以利其身』，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。」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

《孟子》開篇第一章就是這段問答，很容易讓人產生誤解，以為孟子是祇講「義」而鄙棄「利」的。事實上，孟子不但不反對「利」，而且把「利」看得很重，認為「利」是人們向善的基礎。他說：「民之為道也，有恆產者有恆心，無恆產者無恆心。苟無恆心，放辟邪侈，無不為已。」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）解釋得通俗一點，意思就是：一個人必須有穩定的收入，這樣才會行善的念頭；如果吃了上頓沒下頓，那就很難說了，沒準什麼時候就會幹出殺人放火的勾當來。孟子反對的，是片面地追求利益，因為人心是很難滿足的，尤其是掌權者，如果祇知道一味求利，不加收斂，最終就會見利忘義，盤剝不休，征戰不已。朱熹說：「王所謂利，蓋國強兵之類」，當國強兵是為了窮兵黷武，而孟子是主張王道與仁政的，當然沒有談「利」的雅興。這也表明他不屑一顧的「利」具有特殊含義，並非

達利必反。寬泛地理解，「利」有物質之利，有精神之利，「義」其實也是一種利，是包含在「利」裡邊的。孟子所說的「義」，指的是執政者如何治理國家的一整套理念，屬於上層建築的範疇。其中比較重要的內涵有：以民為本、民貴君輕，讓利於民、與民同樂，得道多助、失道寡助，等等。狹隘地理解，「利」指物質上的實惠，「義」指精神上的道義，即便如此，兩者之間也並非截然對立的，可以做到有機的統一。

頗具代表性的一個例子，就是「公儀休嗜魚」的故事，典出《韓非子·外儲說左下》：魯國宰相公儀休喜歡吃魚，很多人都搶著買魚送給他，可是他連魚腥都不嗅一嗅，統統謝絕了。他的學生覺得很奇怪，問道：「您不是喜歡吃魚嗎？人家白送的都不要！」公儀休說：「你腦子進水啊？正因為我喜歡吃魚，所以才不要人送！我收了人家的魚，就要看人臉色辦事，看人臉色辦事，就會濫職枉法，弄不好，官帽就丟了。我不做宰相，哪來那麼多錢買魚吃啊？笨！」公儀休堅持原則，不肯貪贓枉法，既不違背「義」，又有吃魚之「利」，在這點上，他的確是很明智的。一言以蔽之，通過正當、合法的途徑獲取個人利益，就能做到「義」與「利」的統一。

魯迅為什麼離開北京

從1912年5月到1926年8月，魯迅在北京共生活了十四年，這裡是他的第二故鄉，對北京他充滿了深厚的感情。他的親人、他的職業、他的事業、他的活動圈子和朋友圈子都在北京。北京是他事業生活、成長髮展的最好舞台。當年的魯迅在北京可以說是如魚得水、順風順水，聲望頗高，人氣日旺，那麼為什麼他要放棄這些離開北京呢？

魯迅在《自傳》中這樣解釋道：「因為做評論，敵人越多起來，北京大學教授陳西滢開始發表這『魯迅』就是我，由此弄到段祺瑞將我撤職，並且還要逮捕我。我祇好離開北京，到廈門大學做教授。」

事實果真如此嗎？我們逐條來分析：

先說撤職一事。魯迅參與了北師大的學潮，支持學生與教育總長章士釗和北師大女校長楊蔭榆做鬥爭，為此，章士釗呈請段祺瑞批准將魯迅撤職，此事發生在1925年8月14日，22日魯迅向平政院投遞控告章士釗的訴訟，打了平生第一場官司。轉年的1月16日勝訴，教育部取消了撤職令，魯迅官復原職，風波就此平息。

再說逮捕一事。在「三一八慘案」中，魯迅奮筆直書，與段祺瑞政府進行了不懈的抗爭。社會上傳聞，報紙上也刊出名單，政府要通緝第二批「暴徒首領」48人，魯迅在冊，名列第21名，他自3月26日起離家

避禍。但此時的北京政局多變，一個月後，奉軍進京，段祺瑞下台，被通緝的威脅消除了，5月初，魯迅回到家裡，可以自由活動了。

最後說敵人一事。魯迅在北京期間，與官僚政客、幫閒文人打了幾次筆仗，對復古派、學術派、鴛鴦蝴蝶派、現代評論派都進行過鬥爭，頗得罪了一些人，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女師大學潮中與陳西滢的論戰。但是以魯迅的聲望地位、社會影響，更由於他頑強不屈的性格，豈是輕易能讓論敵排擠走的，他不可能為了躲避圍攻而逃之夭夭。

由此可見，魯迅離開北京的原因和上面所說的不能說沒有一點關係，但決不是主要原因，起決定性因素的另有不便明言的個人隱情，這就是為了追求愛情，為了和許廣平開始新的生活，為此，他才選擇了離開北京。

毋庸諱言，魯迅當時是有妻子的，祇是與妻子朱安的感情不和，結婚近20年，他在家裡過的是孤身生活。1925年3月，學生許廣平闖入他的生活，兩人後來確定戀愛關係，離開北京正是他們商議的結果。許廣平後來回憶說：「我們在北京將別的時候，曾經交換過意見，大家好好地給社會服務兩年，一方面為事業，一方面也為自己生活積累一點必要的錢。」雖然後來約定的時間沒能守住，但他們確是精心策劃過此事。

魯迅當時的收入主要是工資、講課費和稿費版稅，雖說不上富足，但絕對在中產以上，為了將來開始新的生活，必要的經濟準備是不可少

的。就各方面的條件而言，他繼續留在北京自然不成問題，但是如果要和許廣平結合，留在北京顯然就成了問題。

其次，當時，他與二弟週作人失和已經三年，兄弟恩斷義絕，反目成仇，這種精神打擊對魯迅是致命的，兩人有共同的事業，共同的親人，共同的朋友。當然，以週作人的品性，對「有婦之夫」的魯迅和學生許廣平的關係肯定不會認可，為了擺脫尷尬的局面，他在內心深處也許未必願意和週作人在一個城市生活。

另外，魯迅自然不會懼怕別人的飛短流長，但是他的生活圈子就在北京，朋友學生熟人眾多，自己又是人所矚目的公眾人物，關於他的個人生活，勢必會遭到世俗輿論的非難與壓力，無論是善意的議論，還是惡意的攻擊，人們說長道短是免不了的，這些非議，魯迅和許廣平不能不有所顧忌。

上面這些因素，至少透露出這樣一個信息：魯迅如果和許廣平結合，繼續生活在北京顯然有諸多不便、諸多麻煩，與其身處是非之地，不如遠走高飛，到一個新的環境開始新的生活。北京他不是不能待，而是他不想待，不願待。

正是為了追求愛情和許廣平到外地開始新的生活，魯迅這才決定離開北京。

沒骨畫法源遠流長

附圖是清初著名花卉畫家恽壽平（恽格、恽南田）所作的《牡丹圖》，左方題字「春風三月暮，國色出新妝」。這幅扇面畫一大一小富貴花，不禁使人想起袁枚「春似生心鬥化工」和「約東紅香更妍」詠牡丹之名句。恽壽平筆下花卉，不論烘日迎風，抑或向背欹正，均極生動之致。其著名的「沒骨花卉」，稱譽古今，秀婉清雅、意態飛動，富天機物趣；影響後學者至深。

不過，很多人誤以為「沒骨花卉」畫法，乃恽壽平「始創」而自成一派；其實不對。我們祇可以說，他將這種畫法發揚光大，淋漓盡致。

若從實物與文獻等考證，遠自南北朝（梁朝）張僧繇（有畫龍點睛即飛去之傳說），已運用天竺（今印度）寺院凹凸花飾的畫法，試創沒骨畫法，不用墨色底線，不用線條描輪廓與勾斂，直接以水墨色彩點染。至唐代，楊昇衍變成沒骨山水，以色點染成，如珠翠爛然。迄五代南唐，不拘泥前人法度而有野逸之趣的徐熙，落墨寫花葉，然後敷色（蘇東坡稱為「落墨花」，近乎寫意。其孫徐崇嗣，原用徐熙筆法，不用墨筆勾斂，直接以色彩渲染，生動變化，疏放飄逸，形成花鳥畫沒骨畫法。恽壽平畫花法乃源於此。



鋼構的故鄉

深深的土地大聲呼喚自己的母親。我曉得，這便是在我出生前很多年就已經離開我們的奶奶。接下來，我的一跪，讓內心有了重新誕生的感覺。所以，再往後，當父親和母親，一回回地要求，替他們在故鄉找塊安度往生的地！我亦能夠傷情地理解，故鄉是使有限人生重新誕生為永生的最可靠的地方。

成熟了，成年了，越喜歡故鄉。

哪怕祇在匆匆路過中，遠遠地看上一眼！哪怕祇是在無聲無息中，悄悄地深呼吸一下！這座從黃岡改名為團風的故鄉，作為縣城，她年輕得祇有十五歲，骨子裡卻改不了其滄桑。與一千五百年的黃岡縣相比，這十五年的滄桑成分之重，同樣令人難以置信。最早站在開滿荊棘之花的故鄉面前，對面的鄉親友好親熱，日常談吐卻顯木訥。不待桑田變幻，才幾年時間，那位走在長滿芭茅草的小路上的遠親，就已經能夠滿口新艷恣意汪洋地談論這種抑或那種項目。

爺爺奶奶，父親母親，是故鄉敘事中永久主題。太多的茶餘飯後，太多以婚嫁壽喪為主旨的聚會，從來都是做帶自珍的遠親們，若是不以故鄉人文出品為亘古話題，那就不是故鄉了。有太多軍事將領和政治領袖的故鄉故事，終於也滄桑了，過去難得聽到熊十力等學者的名字，如今成了最喜歡提及的。而對近在咫尺的那座名叫當陽陽村的移民村落的燦爛描繪，更像是說著明後天或者大後天的黎明。

一個人無論走多遠，故鄉的魅力無不如影相隨。

雖然母親不是名滿天下的慈母，她的慈愛足以溫暖我一生。

雖然父親不是築驚塵世的嚴父，他的剛強足以鍛造我一生。

故鄉的山，丘陵得漫不經心，任何高峰偉岳也不能超越。

故鄉的河，淺澗得無地自容，任何大江大河都不能淹沒。故鄉是人的文化，人也是故鄉的文化。那一天，面朝鋪天蓋地的油菜花野，我在故鄉新近崛起的亞洲最大的鋼構件生產基地旁徘徊。故鄉暫時不隱隱約約了，隱隱約約的反而一種聯想：越是現代化的建築物，對鋼構件的要求越高。歷史淵源是深厚的故鄉，對人文品格的需要越是迫切。故鄉的品格正如故鄉的鋼構。沒有哪座故鄉不是有品格的。一個人走到哪裡都有收獲思想與智慧的可能。惟有故鄉才會給人以靈魂和血肉。鋼構的團風一定是我們鋼構的堅韌頑強的故鄉。